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七上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員外郎臣牛給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張昱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七十上

元 陶宗儀 撰

畫簾緒論

胡大初

盡已篇第一

涖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然縣有一州之體而視民最親故廉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勢迫浸不自由素貧賤者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者有口體養之需喜聲

譽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托則厚苞苴以通好又其甚者婚男嫁女囊帛匱金皆此焉是資雖欲廉得乎貪黷亡恥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吾行之奚愧供需賓客例數吏貼吾循之奚忤不知以官價買民物民貧其何以堪而責吏供需他日吏以曲法受賂敗令責之得無愧辭乎故其要莫若崇儉苟能儉則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也燕賓不必科吏財以

取樂也苞苴不必講厨傳不必豐也涖官之日無異處
家之時而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斯可矣又孰不
知勤吾職分之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
精神以捫衆人之姦詭已非易事況有愚暗無庸者一
切聽可否於吏手苟且取具者率多黷智能於不用甚
則銜杯嗜酒吹竹彈絲圖享宦游之樂遂致獄訟經年
而不決是非易位而不知詞訴愈多事機愈夥卒不免
於司敗之見詰縱有銳意自強者幾何人哉自其醅應

日繁心力日耗方虞稅駕息肩之無其所何幸吏牘已
備俛首涉筆終亦歸於苟道而已故其要莫若清心心
既清則雖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家務盡屏所
謂公爾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也今日
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某色當辦禁繫某人當釋
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
心亦寧矣吁此廉勤之大略也他猶有可言也心不可不
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

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
料輸所當痛革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吏輩交接或恐
有往來結托之嫌則禍起蕭牆若何拯療吏民婦女勿
令其出入織紵貿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謗則事干閭
閻未易施行勿帶醫術或有干請難以相從勿置親隨
處之内外皆所不便在己者既已曲盡則何施不可何
事不公何盤根錯節之足慮哉故愚以盡己冠之篇首
云

臨民篇第二

令為民父母以慈愛為車以明斷為軌而行之以公恕
斯得矣今之為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耳獄
訟一事已不皇悉盡其心撫字云乎哉教化云乎哉昔
陽城自署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考下下陽城已矣誰
肯甘心下考而竭其撫字之誠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
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故令視事之初
其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夫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

之地也諸學奠謁之餘便當延見矜佩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之其詞訟蔓及者覆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治之則士悅而知慕矣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已求見必置酒登延護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儆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

之心以弭其爭之習聽其和允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農桑令以勸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歲二月望為文數行率同寮出近郊集父老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畢即自攜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然喻之而所以妨害病擾之者必懲必戒則民斯咸安其業矣曰略勢分令為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銜冤

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則吏卒禁訶
笞朴交錯畏懦者已神銷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
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
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鑼縣門之外俾自扣
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
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濫毋事橫歛毋事酷刑
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為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
為興舉其餘節目皆當次第而廣充之雖然愛民之要

尤先於使民遠罪夫民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蒙
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令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牆
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為趨避其
或有犯到官哀矜而體察之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
厚之德也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卓茂為
密令諭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
何所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為令者宜寫一
通寘之座右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汙虐戒曠敗也公正自飭廉謹自將固令所當持循職事攸闢尤合加察轉漕司惟財賦耳縣道賦入自有定數率是輸之郡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訴吾惟決之以公奚懼焉常平茶鹽司惟廩役與鹽課爾不產鹽不繫銜處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叙役與夫常平義倉之聚散吾無偏私無侵移又奚懼焉惟提點刑獄司則

視諸司為獨重何則刑獄民命所關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同官驗視安知其無或疎鹵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疾病乎結解公事惟憑供款又安信其果無翻異乎有一于茲便罹憲網故惟在我者無往不謹不審而又得部使者察其忠實寬其鞭驅庶乎可以免厥咎也其次本州則視憲司為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守猶子弟之於父兄也情苟不通事無可集若財賦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關而

縣之最被害者莫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陵蔑名分
擒拏吏貼大者數百十小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
二稅專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督日食之供需公事
之懇告令無不聽命惟謹甚而擅興威福轄養娼妓需
覓罷用哀取財物無所不有令謁郡之始便當明稟使
君某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乞加體恤之
仁乃乞給紫袋歷二道絡繹往來彼此咸御名書之庶
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兩月事

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茶稅虧日額
酒稅虧月額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監督不然告寬
轡勒容竭其長夫州家亦欲集事爾差專人差公吏豈
其得已令若恃其相容遂至弛怠公事不集財賦不登
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雖然奉法循理盡瘁效職監司
郡守之難事猶可也惟是臺幙郡僚或捧檄徑從或移
書請託賓餞稍有不至奉承稍有不虔賢明仁厚之人
固能推誠相亮否則情好易睽間隙易啓始於職事相

闕之際捃摭橫生甚而使長會聚之時譏讒肆入蓋有
陰中其毒而獲戾者多矣故令之待臺幕郡僚者寧過
於勤毋失之急寧過於恭毋失之簡寧過於委曲毋失
之率意而徑行此亦可以杜元妄之災矣

僚案篇第四

縣之有僚案兄弟等也兄弟有閱牆之釁則家用不和
何以幹蠱而禦侮哉縣僚本無慢長官之心而每有與
令不相能者非他也令挾長以臨僚案僚案復睚眦不

相下勢必至於睽且忌不和縣無州郡黜陟之權合轍而馳同舟而濟令苟怡怡相與孰不竭力以佐令乎然相得每難而相失每易公事分委佐廳任之書判或意見偶異或請托所牽未能與令意合令輒自行改判或牒請再擬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平心量酌其是否過廳面議使之欣然竄易而無怨心乎佐廳吏人有過令遞呼上杖之于庭縣吏或有咆哮佐官亦復自行鞭撻遂致彼此猜忌因成讐隙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致委曲於

其本官令其自行決遣使之報然愧服而無怨心乎丞簿而下俸入極微曾不足以養廉而令輒拖壓累月令雖不明支已俸却或於官錢移易貸用其何以得同僚之心故同僚俸給須當按月支送或一時匱乏則明以相告令亦不當先支已俸及有移貸之私收支簿歷使之通知可也如是則又孰不悟然相體能與縣家同休戚乎令始至之日必延見僚案歷述弊端惻怛無華肝膽相照職事關係彼此明言毋懷忍以含怒廳吏問謀

彼此斥絕毋嗜聽以相猜心同一人事同一體則政和而民受其福矣豈惟民之幸亦令之幸也雖然同官皆忠良之士固自悉無可慮彼有沈鷺狼戾者或狹才以相陵或侵權以相撓或陰謫長官之短或樂受讒者之言則將奈何哉令豈無假故疾病勢必委佐官暫攝而攝者輒變亂其統紀縣道庫眼亦有屬佐廳司掌及有財賦合屬佐廳催督者而佐官輒視為己物不與縣道通融則又將奈何哉吁此當以誠感不當以勢爭以誠

感則禮意必周懇白必豫使之自有所不敢為以勢爭則意義日睽讐隙日甚或相訐或互申弊有不可勝救者此令所當深戒而早圖者也

御史篇第五

人皆曰御史不可不嚴受賕必懲無赦不知縣之有吏非臺郡家比臺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名額視年勞而遞升廩給視名額而差等故人人皆有愛惜己身之意顧戀室家之心乃若縣吏則不然其來也無名額之限

其役也無廩給之資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猶可也縣
官日用則欲其買辦燈燭柴薪之屬縣官生辰則欲其
置備星香圖綵之類士夫經從假寓館舍則輪次排辦
臺郡文移專人追逮則哀金遣發其他貪黷之令誅求
科罰何可勝紀嘻彼財何自來哉稍有資產者又孰肯
為吏哉非饑寒亡業之徒則駟狡弄法之輩非私下盜
領官物則背理欺取民財爾愚嘗妄思周官胥徒府史
之制有名職廩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時

殊事異縣道財賦煎熬抹過不暇給而暇辦吏俸哉此說殆類談何為令之計者亦不過曰廉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常堂供需生辰獻壽等一切罷去我既不科求於吏吏縱未知悛改在我責之可無愧辭然後弄權者必懲犯法者必斥至有稍能任事之人令或倚以為用彼輒妄自誇說謂事無大小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我金若干我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甚至駕說於本官以為巧取之地吏之溪壑未飽而令之惡聲已彰矣

間有縣令精強者一切不肯任吏吏則廣說道理曲為游揚使而不容不從其言此術又不行則必於令啓處之間自與儕伍私相評議使其語陰入於令之耳令不之察謂其無心之言從而信之而不知已墮其計中矣吏之姦詭萬狀最不可不深防密察故欲吏之不受賂斷無可行之策但使事事清明人無觀望知吏之不必囑賄之不可行已為政之善矣乃若俗自醇厚吏自廉平非如前所謂循周官之制不可也波流日靡孰挽而

東徒增太息云爾

聽訟篇第六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情瀟靡機事橫生已難使之無訟惟盡吾情以聽之而已縣道引詞類分三八始至之日多者數百少者亦以百數令憚其煩遂有展在後次併引者不知省訟固自有道若憚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或謂不拘日子有狀即受可免積壓然縣家事多若日日引詞則訴牒紛

委必將自困不若間日一次引詞却將鄉分廣狹分搭
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鄉狀遇五遇七遇九各
引某鄉狀不得攙越庶幾事簡易了且彼有一時忿激
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
此其當行者一也分鄉定日此止可為常事設若關毆
殺傷水火盜賊不測等事亦俾待次不亦晚乎却如前
之說置鑼於縣門之外不以早晚咸得自擊鑼鳴令即
引問與之施行若有事情急迫合救應者便與救應合

追捕者便與追捕合驗視者便與驗視却不可因循失
事此其當行者二也詞訟到官類是增撰事理妄以重
罪誣人如被毆必曰殺傷索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
以作竊侵墳界必誣以發墓此類真實固有而假此以
覲有司之必與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
法須令狀尾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事異時究竟果涉
虛偽斷當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飾詞矣此其
當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每一次

受牒新訟無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七八徒費有司之閱視徒勞人戶之陳請不若先行告示凡有詞在官如易於剖析即與施行但有追會不齊究實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為期如兩月之外不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並不收理此其當行者四也縣道每有姦狡頑嚚之人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為業先當榜文曉諭使之盡革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環押出縣界必懲無赦凡遇引問兩爭應答

之辭與狀款異此必有教唆把持之人也須與研窮根
勘重寘于罰此其當行者五也凡與一人競訴詞內必
牽引其父子兄弟七五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
輒指其婦女為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
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令須察其事勢輕
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
須下鄉審責供狀待其緊急方可引追此其當行者六
也不應為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為令

者喜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
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憚妄行指摘而民無寧居之
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諭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應為
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聽理
併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必須當廳
監視能書者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為書當職官
隨即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證會者自可隨手決遣若
涉追證費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可押下案致令胥

曹得以恐脇說誘而使之變易真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蔽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為人鼓誘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開說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令每遇決一事案牘紛委憚於徧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謂之事目不知吏受人囑其理長者不為具出而理短者反

為聲說以此斷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覽案卷切不要案吏具單兼勝者固有理而負者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若勝者之多耳令合先述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雖欲番訴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此姑論其大略若夫隨機應變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賢有司

治獄篇第七

刑獄重事也犴狴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

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之理脫或差誤胥吏奚恤其咎
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知謹哉一
曰禁繫必審二曰鞠視必親三曰牆壁必完四曰饑寒
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令
每有私忿怒輒置人于囹圄兩爭追會未圓亦且押下佐
廳亦時有遣至者謂之寄收長官多事漫不暇省遂致
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獄閤戶抱憂飽煖失時疾病傳
染殆有甚可慮之事而又有合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

爭若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獄吏傳狀稿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唆教獄辭變亂情節孰若別處一牢而使之不得與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致沉重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墮墜無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鞠勘必長官親臨今也令多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款僉署便為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

縣之面者不知吏逼求賄賂視多寡為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令合戒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鞠公事無小大必令躬自喚上詰問再三頑狡不伏盡情然後量施笞榜周官有五聽之法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也在法一更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聽政無暇則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咎將誰執泥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散禁亦必加之縲紲最不可不躬自檢察昔熊子復宰暨陽日間

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寢所夜半掣鈴獄卒應諾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測之慮最為可法此所以鞠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在州縣獄多有頽牆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整葺然重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其自便日間因以飲水為名將水溷壁浸漬泥濕夜深則鑽壁踰牆倏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洎覺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量罪囚輕重重者勿使處近壁之匣牆之上必加

以茨壁之內必夾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
不完處隨加修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
須要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
獄點名然後僉押文字日以為常牆壁之當完者如此
獄囚合給糧食自當於經費支破有因縣道匱乏而責
諸吏者不知官給尚欲減尅而可使吏供輸乎寧節他
費此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已晚
申立定程式獄子聲喏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其有

家自送飯者當即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仗銅鐵器
皿文字之屬春夏天氣蒸鬱須與疎其牕櫺蠲其穢汙
使不至卑濕興滯致興疫癘如稍向寒便當糊飾戶牖
支給綿炭使各得溫暖和適可免疾患饑寒之當究者
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奈何哉曰此不可不
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嘗病而吏誣以告者
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經意初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
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者若有貲之囚吏則令

其詐病巧為敷說以覲責出漸為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無疾病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吏必寘于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憲司歲計人多令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奈何乎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懼監繫覲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

認者矣亦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更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矣不知監繫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可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為是也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數諺曰捉賊須捉賊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為有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一逼人于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令得無忤於心乎乃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督應當日而拋

離不到者有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輒入者有罰令自點
察之外許人告訐罪人水火茶飯各須有人監臨事畢
即入元處不得放令閒散逐牢內門無故不得輒開若
家屬傳送茶食不得私令與囚相見吏卒亦不得因而
與之傳遞信息漏泄獄情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
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專設一官故防閑曲盡縣令期
會促迫財賦煎熬於獄事每不暇詳謹罪之小者縣得
自行決遣罪之大者雖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視縣款為

之憑據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令之任責豈容不曲盡其
心哉故愚於此反覆諄複不嫌於贅

催科篇第八

今之作縣者莫不以催科為先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
最是鄉胥走弄簿籍漫漶不惟驅督不登縣受郡之責
抑亦逼抑過甚民受官之害邇者廷紳奏請以十戶為
一甲一甲之中擇管額多者為首承帖拘催自浙而江
往往行之已徧今不當別為規約止是就此察其弊而

圖其官民兩不相病者為善耳愚常思之去官之病者為說有三去民之病者為說亦有三其一曰民戶合管產業籍之于縣縣道合抱稅額籍之于州州視額督趣縣視產起催此常式也然多有坍塌有逃絕郡雖迫之縣縣實無可催者官之與吏徒被督責不若先與刷具事故數目實計若干申州乞差官究實與蠲其額容俟他時興復仍舊起催仍申省部照會或太守難之令能於合催財賦盡數趣辦使郡用不至匱乏當亦自能聽

從也其二曰起催稅物例是勒逐鄉鄉胥供具合管數目以憑給引不知鄉胥與富強之家素相表裏有稅未即具上或不盡具至有每年不曾輸官者却止將善良下戶先具催數或多科尺寸逼令輸納此只合選稍公實吏人具出等則先次起催上三等而後徐及四等以下戶令又自將前兩年產稅簿點看如吏人當具而不具與夫當催而不催者皆有罰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用舊簿者防鄉胥為欺也若諉曰升降不等過割不時

畢竟田主雖易而田則未嘗易自可揆究官物之所在如是則無陷失之患其三曰每日催到官錢至夜方有定數已難入庫多是寄留廊頭或公吏處遂至侵貸移易或有止以虛數影過者其法合置兩大櫃且與權行收鎖來早或躬親或委官點數入庫不可因循又須擇家計稍溫行止稍明有親戚保識人充庫子每旬休與之點視及將收支簿厯驅磨其庫壁須用板夾持十分堅固待其欺瞞侵盜之後雖斷刺估籍與夫抑勒衆人

填納亦無及矣此去官之病當爾其一曰甲帖之設本以優役戶今乃以困官戶蓋起催本是戶長之責今官戶不應役者亦承帖催科矣姑置勿論但差甲首之時弊倖尤多有囑者稅額雖多乃與分為三數引而常為甲下戶矣無囑者稅額雖少乃與最少下戶同引而常為甲首矣不特先期輸納而甲下十標欲其分給人戶有居于縣市者有居於外都者安能一一識認其家最為被擾莫若各隨都分等則分差一等戶止與一等共

甲仍不許將合納數目分作別引其納足乞改付下次者案吏不得邀阻違許執覆將吏科斷其二曰民戶之受害者莫甚於已納重追皆由案吏不相關照鄉胥不與銷豁夫先期樂輸本是畏法而點追苛擾與未納同又且呈鈔繳引分外費用人誰肯先輸乎此合責之典吏每日將已納戶名逐項銷豁若泛常引標或見印給者須要典押用保明印子若不時點追令自判押者兼要鄉胥保明即非重追如虛甘罪異時或有以重追訴

者必加罪於保明之人其三曰妄攤之弊尤不可不禁夫官戶輸納多憑幹人鄉戶則憑攬子二稅起催之初係攬幹各於逐處領錢入已輒將移易盜用逮官司催督嚴緊却妄稱已出與某人合係某人抱納將來追會明白之後固自不可逃隱但圖一時且得抵捱數限逐旋措辦而被攤被追者果何辜哉下戶之頑狡姦猾者計亦出是要須每遇追到供攤者先責狀附案如虛甘受欺隱官司之罰然後方與追理事果虛妄斷在必懲

此去民之病當爾夫有田則有賦頑猾抵官者誠所當治而善良樂輸者要當與之覆護其大要則合於移割加之意焉蓋產去稅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業報者便當闕會受業之家割稅歸戶然後却與除退庶幾無泛追無濫罰無推攤抵捱之弊此則正本澄原之地也

理財篇第九

縣自常賦之外一毫不可妄取諸民雖有理財之策奚其施亦惟於酒稅加之意而已酒稅解郡月有常額措

辦不及亦懷惴惴之憂況望其餘裕可助縣用哉雖然
經理有方亦未嘗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過曰官課
之所以不行者私酤害之爾貼榜張旗專達巷陌鳴鑼
拽隊遍走街坊脫有斗升敗獲到官便輒枷訊禁繫累
月蕩其生理妨其營趨率至於饑餓病困之域猶之可
也人有私隙者便輒誣以鬻酤密來首陳意在擾害官
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轎番數十為羣持仗突入遍搜
房室繞打牆圍無異於大劫然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

飲者皆由官醞不堪入口我苟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滲漏隱瞞之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尅退之欺酒司之外專差典押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置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衍則典押吏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否則有罰官醞既多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辜故雖權禁不嚴驅之亦不從矣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瞞隱爾於是嚴搜邏之策遣差攔頭弓手等輩於界首攔截動至三數十里之外誅求客旅溪壑亡

厭得厚賂則私與放行徑不令其到務商稅不伏予以
賂者則被擒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
差攔頭弓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捉稅為
名打斃人家雞犬搶奪行旅籠仗固有望風畏遁轉相
告報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督促之嚴征歛之重是乃
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示明諭重征之
弊自此革絕照則例合行收稅一貫文者今且權收八
百或九百其攔典合千人等費用一切痛革商稅一畢

便給由子證應出縣更不許攔典稽滯乞覓若商旅不
經縣務投稅輒行私路遁去為本縣所獲定將物貨倍
稅之外更與勘斷令衆候替斷不輕貸蓋取之雖少而
來者則多課利自然盈衍孰不願出其塗哉此外則有
牛驗醋息與夫茶麥牙契免丁房賃自可隨宜拘推近
來諸邑別欲增衍多有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
詞非官紙不用此本非法令所許若縣道籍此支用已
非一日難於頓罷姑與循舊但不可初例作俑耳今之

士大夫又有專務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直若干人
戶論訴理曲合與斷罪乃以修造為名各罰錢入官若
干不知此錢果歸何地耶甚而羅織罪名恣行抄估信
受妄狀没人產業皆令所當深懲而痛革者也若夫坊
場經總役錢等多屬佐廳故不復云云

差役篇第十

有身斯有役而民之畏役甚於畏死蓋百年治生壞於
一年之充役而其患之大者在於催科始則用財囑托

期於脫免中則逃亡死絕被抑填賠終則簪楚禁錮連
年莫脫其勢不至於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不止也吁置
產以養身而反因產以害身亦可悲已今既行紹興甲
首之法可免稅長催頭之責則應役者不過輯保伍應
期會而已民亦不至甚憚而巧計以求免也况自嘉定
間朝廷主張義役自處婺舉行馴至諸郡邑莫不響應
行之既久官民咸以為便昔有持庾節者乃獨深惡義
役其說專謂利上戶而不利下戶便富民而不便貧民

蓋視產出財固為均適而平日產力鮮少未嘗充役者
乃因義役例被數金及有管掌不得其人或致侵漁盜
用又不免再行科率故深以為民病不知義役本美事
但止令合充役人裒金聚廩而不及未嘗充役者兼令
出財戶輪年掌管萬一虧折亦有責償之地便為盡善
何必深惡之耶今在在州縣多是義役若猶未也亦宜
勸勉為之萬一事勢或有難行止合從官司每歲差役
則其要當先委佐官驅磨產力簿及許人陳首詭挾俟

簿書物力一定然後照各鄉則例物力及若干方令充役最小者充一年或半年倍與倍差者各隨多寡增年限循環充周而復始如是則亦無物力高而歇役近與物力低而歇役久者爭執之患若有元係不應充役白脚而近來增置田產歸併詭挾物力亦當及役則且差白脚仍為圖揭之坐石以便閱視某都某人某日當滿每將滿數月前先行擬差下次役人告示知委如差不當仰即來陳理不許臨役方行推托蓋近來官司多是

役滿方差下次人被差之人不問當否且行推托圖得
遷延待就役時已被其捱過若干月日矣而烽火盜賊
等事無人任責最為利害今之鄉司差役率是受賂甲
訴不當則轉而差乙乙訴不當則轉而差丙此風尤不
可長使前之所差非則鄉胥豈得無罪前之所差是則
今豈應復改而至於再至於三耶若當職官自能參酌
簿籍從公定差當無是非舛錯之患差定合具圖子申
倉司照會以杜其妄訴之漸則所差既當而民斯樂於

就役矣

賑恤篇第十一

歲獲大有家用平康不惟民之幸實令之幸一罹災歎
何事不生若流離若剝奪若死者相枕藉啼饑連阡陌
豈非令之責哉故不幸而疫癘倏興則當遣吏抄劄家
數人口命醫給藥支錢付米其全家在寢者官為庸倩
丐徒看直每日兩次點察其因病不救者官為辦給函
木仍支錢與之津送或不幸而盜賊竊發則當下都申

嚴保伍每五家為一甲五小甲為一大甲保長統之有警則鳴榔集衆協力勦捕捕到則官支犒賞激勵其餘若乞兵防拓若出榜撫諭皆當隨宜行之其有水火挺災人民離散者當稟白州郡借貸錢米人各以若干米給之若干錢貸之使之整理室廬興復生業不贍則咨目徧白不被害上戶量物力借貸併與貸給齊民許其一月之後日償若干官却以其所償者償之上戶償之州家此策不虧官而便民最為盡善若但知賑給則恐

如曾南豐所謂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勢不暇乎他
為吾恐官之所給無已時而民之不復業如故也其有
旱澇傷稼民食用艱者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農佃
直至秋成計貸過若干官為給文墨仰作三年償本主
其逃遁逋負者官為追督懲治蓋田主資貸佃戶此理
當然不為科擾且亦免費官司區處官之所當處者只
市戶耳却以官錢貸米鋪戶令其往外郡邑販米出糶
但要有米可糶却不可限其價直米纔輻輳價自廉平

雖無待開廣惠倉可也若先君宰金谿兩年值歉只行此策民用無饑不可不知也然此皆為災歉設也非令所願聞也平居無事令所以恤民者惟蠲放餉金耳雨暘祈禱大暑極寒固所當行甚而知縣無以邀民之譽或到官或生辰或轉秩循資或差除薦舉率放免若干日至有一歲放及大半者不知餉金既已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葺而民愈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也令果能以恤民為心也

則政必簡刑必清毋濫追毋久繫不以科數傷民力不以土役妨民時果何事而不可行吾恤之之心哉

用刑篇第十二

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一百而已吏民無甚愆過便輒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大於此又將何術以處之哉而况行杖者或觀望聲勢或接受賄賂行遣之時殆同兒戲此非所以使人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謂杖一百之刑最不可數施訊決亦止可

十數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須令如法決遣下下
嚴峻然後人自畏服初不在乎數目之多徒為行杖者
賣弄耶若杖一百却留為極典非大過犯大愆誤不施
須令人人畏懼而不敢犯此則省刑之大略也每姦盜
辟囚獲到之初首行腿訊多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
一也蓋被獲到官沿途繫縛拷打或饑餓困頓已非一
日若又即從而訊決多有斃於杖下者孰若竟押下獄
明正典刑耶豪強之家論訴鄰里官司不問是非便與

行遣此其不可者一也蓋杖決雖微王法攸寓不可妄加無罪豈應副人情之具若徇其私請張其聲勢將來武斷鄉曲稔惡積愆欲救之無及矣盜賊累犯合與刺環今有初犯及盜不滿足者一為勢利所怵便與斷刺不知鞭撻至慘肌膚猶有可完之時一經刺環癰痕永無可去之理所犯出於一時不得已而被罪至於終身不雪此所當戒者三也凶惡害民合與永鎖今有偶觸長官之怒及勢家所惡者便與幽之圜圉繫之尉寨不

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躓難逃身既被囚數口之饑寒
孰給所謂破家縣令皆是此類此所當戒者四也乃若
用刑之節如入夜有禁遇日當禁皆當時時警省老幼
不及疾孕不加皆當事事審察令甲備著毋待多云然
又有三說一我醉二彼醉三羸瘠蓋我醉而行刑則傍
觀必以使酒疑我萬一果有過當雖悔奚追彼醉而加
刑則配耐之中何知畏懼萬一挾酒凌犯取辱貽羞羸
瘠而受刑則必其人飲食之闕違氣力之困憊答箠之

下尤有不可測者今又有人求加於杖一百之外自知
徒流以上不可用乃輒槌折手足尤為殘忍其事甚罪
國有彛章法外戕人豈字民之官所當為者戒之哉戒
之哉

期限篇第十三

凡事非信不集況一邑之事至為總總一令之威無甚
赫赫乃使期限不信號令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其要
莫先於立限之堅然立限有別應限有程泛當追會止

給到限許其三次申展三展未圓厥罰訊若干然後換
給定到許其二次申展二展又未了厥罰決若干仍換
給不展引此則誠不可復展矣若更稽違則當勘杖若
干枷監追集如有督捕緊切之事則當徑出定到之引
或不展引拘確如前然或恐縣道有十分緊急事務非
可以頃刻稽違斷欲必集者則當給加牌不展別此牌引
違則有大罰如勘銅如傳都皆當先示戒警又須以不
數用為尊一歲之中才二數次給發非有大故不發亦

可凡限當展不展敵於故意藏匿者厥罰則視限之重輕立限之別如此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其力使之可以趲赴其去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稽廣隔涉溪嶺者每限以七日或十日為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為約此合先考遠近廣狹之數預立規式置簿明著某都限例十日或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遠給限之時須令直日廳吏就案頭隨即抄記以俟令之自行稽察應限之程又如此夫上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應役亦欲事集以免過

爾而今之里正以期會不報被笞索者累累也其弊在於上之給引泛濫而無統甚至一次當限累數十引追

原缺

餘輩其里正之代役者

原缺

赴不及必遭其笞

索是併與其可以辦集者

原缺

却遍求被追者之

賂其意以為十違二三與

原缺

人被杖等爾何苦不

求賂哉由是事愈難集此

原缺

伐之者非宜自難責其下

之必應也要當先令限期立定規式每都一限給引不

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餘引與給後限若里正道

引一件與免答兩件量加答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十違八九則勘杖錮自不容輕貸呈比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申展若干件照約束合若何行遣其追人見到者謂之著到別作一沓其止是申展者謂之蹠申又別作一沓然後令視牘判行庶乎上不煩而下不慢此亦拘限之大綱也

勢利篇第十四

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為能其說曰貴者勢馭熏

灼而啗啞叱咤可使賤者奪氣富者田連阡陌而指揮
拱揖可使貧者吞聲吾能中立不移劇貴沮富故凡以
勢利至者不問是否例與推抑嘻彼有畏首畏尾惴惴
焉勢利之臨曲法徇情奉承惟謹求以為自全自媚之
計者是誠不足齒矣然使一切以抑強扶弱為說亦豈
中道哉夫挾貴以陵人固有之矣亦豈無不驕者乎挾
富以傲物固有之矣亦豈無好禮者乎使其例以矯世
絕俗為心而不問其事之曲直非是則此風既長佞者

得以抗主強奴悍婢得以慢其弱子寡妻以至姦猾之徒飾為藍縷而市井小輩凌辱衣冠末流將奈何哉故吾惟平心以遇物則其政平矣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一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重士文獻故家過從往來儘可以問政請益植材潤屋積粟盈囷緩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濟無巨室本未嘗得罪於我而我乃遽以抑強扶弱之說先入乎其心因得罪於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負於邑大夫哉其

有陵轢善良欺慢寡弱或武斷於鄉曲或羅織於平民事若到官所當照法剖決然使小人無知蔑有名分因事以咆哮乘醉以憑陵詎容不與之懲戒乎其有聲勢凌人慘酷御下或吞併他人財產或強占他人婦女被苦有訴所合盡法施行然使頑狡行竊誣賴主家租債不伏了還界至輒行侵易詎容不與之理直乎戶門有故封狀過廳當量酌可否判行若兇攬關節為他人致委曲此合平時預行稟白雖痛絕力卻其奚辭追陪

節序饋遺往來當審度辭受酬答若因有懇禱遂以賄賂相及此合明示嫌疑力與巽避將之以委曲之意其奚怨夫律已未至處事不公一妄庸人亦得以有辭于我以誠敬相與以禮意相遇彼雖挾勢與利其敢以撓吾之政哉故愚謂勢利之交固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矯亢以自異平居交際笑語相歡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論若惴惴然懼其持我疑其浼我思所以為防閑抑遏之道亦非為政之善者也

遠嫌篇第十五

禮經曰決嫌疑明是非夫我本無有他也而使人獨以疑似之迹議我妄一君子蓋已不便於此況出而為政將正已以正人乎故我未嘗私且怠也而人或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我未嘗貪且濫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廉不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可疑將無事而不疑之矣一日可疑將無日而不疑之矣蒙是疑也我知之尚不可辨况人未

必肯以是告我而人之疑我已自籍籍積而傳之道路達之臺府厥害豈淺鮮哉故君子於嫌疑是非之間最當早正其微而力遠其迹也且賓朋遊謁所不可辭自令延之書院或別室於是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某款話甚久情好必甚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訴在官詞理甚虧之人往往輻輳其門而請託之路開矣甚者賣廳角打筆套甲包我金若干當為轉達百里乙有請亦若是飛蓋馳轂趨謁縣齋語話移時倏然而退則告

甲與乙曰己為致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令何辜而受此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廳相見吏民共覩自難致疑但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為慢也且節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間子弟館客相見既密戲謔寧無賢者固不為是然瓜田李下寧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萬口喧籍動生風波而非褻之謗興矣其甚者多買姬妾却令妓女之精於樂藝

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惟管絃之聲轉徹
於街坊抑亦淫辟之語浸入於閨閫情好稠密事體巨
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柅者令亦何利而
為此舉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
堂若旬休公暇欲與寮案士友會聚只為文字清飲彼
當不以我為簡也剖決公事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
其間但自知縣懈怠多令吏人納案俟暇隙看閱或呼
吏人入與評議或令吏人擬撰判藁於是或者得以疑

其受成吏手矣要當於公廳之側幕帟一室遇暇則據胡床披案牘不必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庫眼對閉吾亦何私其間但自知縣過慮或恐帑吏侵貸私為鑽窺乃令分管別庫或俾寄留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心漁獵矣要當謹固壁落精擇司帑切不可率意移徙致涉難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謗固亦多端難以筆舌盡述但令每處一事必須昭晰明白如水清之無滓如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點汙吹颺殆有不可得者若

曰我此心平正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規然遠嫌辨迹
求以示人哉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遠迹之
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一

官箴 呂居仁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
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
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
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
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
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
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

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

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予嘗為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問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辟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賄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

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秤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黃兌剛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檢屍雖盛暑亦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屍

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廳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厯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

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
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為京西轉
運使者一日見監竈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
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
起望竈中所出煙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
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

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事

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蓋嘗市鱘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鱘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

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關沼止叔
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賞可謂清矣
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
以此被賞也

當官取傭錢船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
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以
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為心鮮不濟矣

畏辟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難任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使子孫昌盛乎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己而得之未
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
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
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公事

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謗人欲寘於死地是也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刺譏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劉罷之以為充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

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當死不如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

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

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說喫得三斗醖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罷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龔節亨彥承嘗為予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

丐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為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為蓋言有乞丐錢物處人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公曰賢問是也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

自絕早入場等人日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

政經真德秀

康誥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縻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
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又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
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

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
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泣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
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
汝尹茲東郊敬哉

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又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慶允升于大猷

君才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

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呂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又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
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又曰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周公曰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易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為季氏宰

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
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

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
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

寬則得衆信則民仕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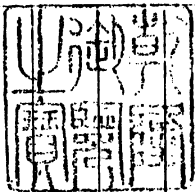
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視民如傷



說郭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

七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_臣陳若霖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張頊

謄錄監生_臣江長鎰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卷七下

元陶宗儀撰

忠經

馬融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
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忠也者一其
心之謂也為國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

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
其行一焉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
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禄至家一則六親和
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聖君章第二

聖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
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則人化之天
下盡忠以奉上也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禄賢官能

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故得皇猷丕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冢臣章第三

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宜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為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百工章第四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
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
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
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守宰章第五

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
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能以行
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
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
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宏大其化明國法以
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蓋
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兆人章第六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是故祇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為善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為非也刑則在省而中政則在簡而能德則在博而久德者為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

則殘故君子務於德脩於政謹於刑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武備章第八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風章第九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
不可以不明聰則審於事明則辯於理理辯則忠事審
則分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舉任
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陟則有成以之而出則無
怨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詩云載馳載驅周爰
諮諏

保孝行章第十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廣為章第十一

明主之為國也任於正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然後用其能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文外

威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
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廣至理章第十二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天下之心為心端旒
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至理也已矣王者思於至
理其遠乎哉無為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
而天下自公賤珎則人去貪黷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

不偽崇讓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樂其生
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為自然之至也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

揚聖章第十三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則補之
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
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故君子臣於盛明之
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其忠也夫

辯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為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為國必先辯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辯也書云旌別淑慝其

是謂乎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
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
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
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報國章第十七

為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賢者國

之幹猷者國之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況忠臣之於國乎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

有太平音嘉祥既成告於上下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

唐進女孝經表

陳邈妻鄭氏

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為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鴈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躅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為永王妃以少

長閨聞未聞詩禮至于經誥觸事面牆夙夜憂惶戰懼
交集今戒以為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
無復載乎浮詞總一十八章各為篇目名曰女孝經上
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
自專因以曹大家為主雖不足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
閨庭輒不揆量敢茲聞達輕觸屏扆伏待罪戾妾鄭氏
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女孝經鄭氏

開宗明義章第一

曹大家閒居諸女侍坐大家曰昔者聖帝二女有孝道
降于媯汭卑讓恭儉思盡婦道賢明多智免人之難汝
聞之乎諸女退位而辭曰女子愚昧未嘗接大人餘論
曷得以聞之大家曰夫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多聞闕疑
可以為人之宗矣汝能聽其言行其事吾為汝陳之夫
孝者廣天地厚人倫動鬼神感禽獸恭近於禮三思後

行無施其勞不伐其善和柔貞順仁明孝慈德行有成
可以無咎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之謂也

后妃章第二

大家曰闕雎麟趾后妃之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朝夕
思念至于憂勤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后妃之
孝也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人章第三

居尊能約守位無私審其勤勞明其視聽詩書之府可

以習之禮樂之道可以行之故無賢而名昌是謂積殃
德小而位大是謂嬰害豈不誠歟靜專動直不失其儀
然後能和其子孫保其宗廟蓋夫人之孝也易曰閑邪
存其誠德博而化

邦君章第四

非禮教之法服不敢服非詩書之法言不敢道非信義
之德行不敢行欲人不聞勿若勿言欲人不知勿若勿
為欲人勿傳勿若勿行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祭祀蓋

邦君之孝也詩云予以采繁于沼予以用之公侯之事

庶人章第五

為婦之道分義之利先人後己以事舅姑紡績裳衣社賦蒸獻此庶人妻之孝也詩云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事舅姑章第六

女子之事舅姑也敬與父同愛與母同守之者義也執之者禮也雞初鳴咸盥漱衣服以朝焉冬溫夏清昏定

晨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禮信立而後行詩云女子有
行遠兄弟父母

三才章第七

諸女曰甚哉夫之大也大家曰夫者天也可不務乎古
者女子出嫁曰歸移天事夫其義遠矣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性而人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利防閑執禮可以成家然後先之以汎愛君子不忘
其孝慈陳之以德義君子興行先之以敬讓君子不爭

導之以禮樂君子和睦示之以好惡君子知禁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孝治章第八

大家曰古者淑女之以孝治九族也不敢遺卑幼之妾而況於娣姪乎故得六親之懽心以事其舅姑治家者不敢侮於雞犬而況於小人乎故得上下之懽心以事其夫理閭者不敢失於左右而況於君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

九族和平萋菲不生禍亂不作故淑女之以孝治上下
也如此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賢明章第九

諸女曰敢問婦人之德無以加於智乎大家曰人肖天
地負陰抱陽有聰明賢哲之性習之無不利而沉於用
心乎昔楚莊王晏朝樊女進曰何罷朝之晚也得無倦
乎王曰今與賢者言樂不覺日之晚也樊女曰敢問賢
者誰歟曰虞丘子樊女掩口而笑王怪問之對曰虞丘

子賢則賢矣然未忠也妾幸得充後宮尚湯沐執巾櫛
備掃除十有一年矣妾乃進九女今賢於妾者二人與
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愛奪妾之寵然不敢以私
蔽公欲王多見博聞也今虞丘子居相十年所薦者非
其子孫則宗族昆弟未嘗聞進賢而退不肖可謂賢哉
王以告之虞丘子不知所為乃避舍露寢使人迎孫叔
敖而進之遂立為相夫以一言之智諸侯不敢窺兵終
霸其國樊女之力也詩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曰辭

之輯矣人之治矣

紀德行章第十

大家曰女子之事夫也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五者備矣然後能事夫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殆為下而亂則辱在醜而爭則乖三者不除雖和如琴瑟猶為不婦也

五刑章第十一

大家曰五刑之屬三十而罪莫大於妬忌故七出之狀
標其首焉貞順正直和柔無妬理於幽閨不通於外目
不徇色耳不留聲耳目之欲不越其事蓋聖人之教也
汝其行之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
力

廣要道章第十二

大家曰女子之事舅姑也竭力而盡禮奉娣姒也傾心

而罄義撫諸孤以仁佐君子以智與婦姒之言信對賓
侶之容敬臨財廉取與讓不為苟得動必有方貞順勤
勞勉其荒怠然後慎言語省嗜慾出門必掩蔽其面夜
行以燭無燭則止送兄弟不踰于閭此婦人之要道汝
其念之

廣守信章第十三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天
地之始男女夫婦人倫之始故乾坤交泰誰能間之婦

地夫天廢一不可然則丈夫百行婦人一志男有重婚之義女無再醮之文是以茅苴興歌蔡人作誠匪石為歎衛主知慚昔楚昭王出遊留姜氏於漸臺江水暴至王約迎夫人必以符合使者倉卒遂不請行姜氏曰妾聞貞女義不犯約勇士不畏其死妾知不去必死然無符不敢犯約雖行之必生無信而生不如守義而死會使者還取符則水高臺沒矣其守信也如此汝其勉之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廣揚名章第十四

大家曰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於舅姑事姊妹也義故順可移於娣姒居家理故理可聞於六親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諫諍章第十五

諸女曰若夫廉貞孝義事姑敬夫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婦從夫之令可謂賢乎大家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周宣王晚朝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為之夙

興漢成帝命班婕妤同輦婕妤好辭曰妾聞三代明王皆有賢臣在側不聞與嬖女同乘成帝為之改容楚莊王耽于遊畋樊女乃不食野味莊王感焉為之罷獵由是觀之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不陷於不義夫有諍妻則不入於非道是以衛女矯齊桓公不聽淫樂齊姜遣晉文公而成霸業故夫非道則諫之從夫之令又焉得

為賢乎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

胎教章第十六

大家曰人受五常之理生而有性習也感善則善感惡則惡雖在胎養宜無教乎古者婦人妊子也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跛不食邪味不履左道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惡色耳不聽靡聲口不出傲言手不執邪器夜則誦經書朝則講禮樂其生子也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其胎教如此

母儀章第十七

大家曰夫為人母者明其禮也和之以恩愛示之以嚴
毅動而合禮言必有經男子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歲
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習之以小學十歲從以師焉
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居不主與坐
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
苟笑不有私財立必正方耳不傾聽使男女有別遠嫌
避疑不同巾櫛女子七歲教之以四德其母儀之道如

此皇甫士安叔母有言曰孟母三徙以教成人買肉以教存信居不卜鄰令汝魯鈍之甚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舉惡章第十八

諸女曰婦道之善敬聞命矣小子不敏願終身以行之敢問古者亦有不令之婦乎大家曰夏之興也以塗山其滅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莘氏其滅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任其滅也以褒姒此三代之王皆以婦人

失天下身死國亡而沉於諸侯乎沉於卿大夫乎沉於
庶人乎故中生之亡禍由驪女愍懷之廢釁起南風由
是觀之婦人起家者有之禍於家者亦有之至於陳御
叔之妻夏氏殺三夫戮一子弑一君走兩卿喪一國蓋
惡之極也夫以一女子之身破六家之產吁可畏哉若
行善道則不及於此矣

女論語 尚宮

曹大家曰妾乃賢人之妻名家之女四德兼全亦通書史因輟女工間觀文字九烈可嘉三貞可慕深惜後人不能追步乃撰一書名為論語敬戒相承教訓女子若依斯言是為賢婦罔俾前人傳美千古

立身章第一

凡為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露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

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
庭窺必掩面出必藏形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屬
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為人

學作章第二

凡為女子須學女工紉麻緝苧粗細不同機車紡織切
莫匆匆看蠶煮繭曉夜相從採桑摘柘看雨占風滓濕
即替寒冷須烘取葉飼食必得其中取絲經緯文匹成
工輕紗下軸細布入筒綢絹苧葛織造重重亦可貨賣

亦可自縫刺鞋補襪引線繡絨補聯紉綴百事皆通能
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莫學懶婦積小
痴慵不貪女務不計春冬針線粗率為人所攻嫁為人
婦耻辱門風衣裳破損牽西遮東遭人指點恥笑鄉中
奉勸女子聽取言終

學禮章第三

凡為女子當知女務女客相過安排坐具整頓衣裳輕
行緩步斂手低聲請過庭戶問候通時從頭稱叙答問

殷勤輕言細語備辦茶湯迎來遞去莫學他人擡身不顧接見依稀相欺侮如到人家且依禮數相見傳茶即通事務說罷起身再三辭去主若相留禮筵待過酒畧沾唇食無又筋退盞辭壺過承推拒莫學他人呼湯呷醋醉後顛狂遭人所惡身未回家已遭點污當在家庭少游道路生面相逢低頭看顧莫學他人不知朝暮走遍鄉村說三道四引惹惡聲多招罵怒辱賤門風連累父母損破自身供他笑具如此之人有如犬鼠莫學

他人惶恐羞辱

早起章第四

凡為女子習以為常五更雞唱起著衣裳盥漱已了隨意梳妝拾柴燒火早下厨房磨鍋洗鑊煮水煮湯隨家豐儉蒸煮食嘗安排蔬菜炮豉春薑隨時下料甜淡馨香整齊碗碟鋪設分張三餐飯食朝暮相當侵晨早起百事無妨莫學懶婦不解思量黃昏一覺直到天光日高三尺猶未離床起來已宴却是慚惶早起梳洗突入

厨堂容顏齷齪手脚慌忙煎茶煮飯不及時常又有一等餽舖爭嘗未曾炮饌先已偷藏醜呈鄉里辱及爹娘被人傳說豈不羞惶

事父母章第五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問安康寒則烘火熱則扇涼饑則進食渴則進湯父母檢責不得慌忙近前聽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改過從長父母言語莫作尋常遵依教訓不可強良若有不是借問無妨父母年老

朝夕憂惶補聯鞋襪做造衣裳四時八節孝養相當父
母有疾身莫離床衣不解帶湯藥親嘗求神拜佛指望
安康莫教不幸或致身亡痛入骨髓哭斷肝腸三年乳
哺恩德難忘衣裳裝殮持服居喪安埋設祭禮拜燒香
追修薦拔超上天堂莫學忤逆咆哮無常纔出一語應
答千張便行拋掉說着相傷如此婦女教壞村坊

事舅姑章第六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門合稱新婦供承看養如

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靚不敢隨行不敢對語如有
使令聽其囑付姑坐則立使令便去早起開門莫令驚
忤換水堂前洗濯巾布齒藥肥皂溫涼得所退步堦前
待其浣洗萬福一聲即時退步備辦茶湯逡巡遞去整
頓茶盤安排匙筯飯則軟蒸肉則熟煮自古老人牙齒
疎蛀茶水羹湯莫教虛度夜晚更深將歸睡處安置辭
堂方回房戶日日一般朝朝相似傳教庭幃人稱賢婦
莫學他人跳梁可惡咆哮尊長說辛道苦呼喚不來飢

寒不顧如此之人號為惡婦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加身悔之無路

事夫章第七

女子出嫁夫主為親前生緣分今世婚姻將夫比天其義匪輕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賓夫有言語側耳詳聽夫有惡事勸諫諄諄莫學愚婦惹禍臨身夫若出外借問途程黃昏未返瞻望思尋停燈溫飯等候敲門莫學懶婦未晚先眠夫如有病終日勞心多

方問藥遍處求神百般醫療願得長生莫學愚婦全不
憂心夫若發怒不可生嗔退身求讓忍氣吞聲莫學愚
婦闖鬧頻頻粗絲細葛補洗精神莫令寒冷損夫身
家常菜飯供待殷勤莫教飢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
富同貧死同棺槨生共衣衾莫學潑婦巧口花唇能依
此語和樂瑟琴如此之女百口傳聞

訓男女章第八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實

專于母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義吟詩作賦尊敬
師儒束脩酒脯五盞三杯莫令虛度十日一旬安排禮
數設席肆筵施呈樽俎月夕花朝游園縱步挈榼提壺
主賓相顧萬福一聲即登歸路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
來便來教去便去稍有不從當叱辱怒在堂中訓各勤
事務掃地燒香紉麻緝苧若出人前訓他禮數道福遜
聲遞茶待步莫縱嬌癡恐他啼怒莫縱跳梁恐他輕侮
莫縱歌詞恐他淫語莫縱遊行恐他惡事堪笑今人不

能為主男不知書聽其美齒闊隔貧杯謳歌習舞官府
不憂家鄉不顧女不知書強梁言語不識尊卑不能針
指辱及尊親怨却父母惡語相傷養猪養鼠

營家章第九

營家之女惟儉惟勤勤則家起懶則家傾儉則家富奢
則家貧凡為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計惟在于勤一年
之計惟在于春一日之計惟在于晨奉箕擁帚洒掃灰
塵掃除擒擢有用非輕眼前伶俐家宅光明莫教穢污

有玷門庭耕田下種莫怨辛勤炊羹造飯思記頻頻耘
耨田土茶水勻停莫令晏慢饑餓在身積糠聚漚喂養
犧牲呼歸放去檢點搜尋莫教失落擾亂四隣夫有錢
米收拾經營夫有酒物存積留停迎賓待客不可偷侵
大富由命小富由勤禾麻粟麥成穧成囤油鹽椒豉臘
香張盛猪雞鵝鴨成隊成羣四時八節免得營營酒漿
食饌各有餘剩夫婦享福懽笑欣欣

待客章第十

大抵人家皆有賓主簇滾湯瓶抹光索子準備人來點
湯遞水退立堂前聽夫言語若欲傳盃即時辦去欲若
相留待夫迴步細與商量殺雞為黍物味調和菜蔬濟
楚五酌三杯有光門戶紅日含山晚留居住點燭擎燈
安排坐具枕蓆紗厨鋪壇擁被欽敬相承溫涼得趣次
曉相看客如辭去別酒殷勤十分注意夫喜能家家稱
曉事莫學他人不持家務客來無湯荒忙無措夫若留
人妻懷嗔怒有筋無匙有鹽無醋爭啜爭哺打男罵女

夫受慚惶客懷羞愧有客到門無人在戶須遣家童問
其來處客若殷勤即通名字却整容儀出廳延住點茶遞
湯莫缺禮數借問姓名詢其事務記得夫歸即當說與
客下階去即當回步奉勸後人切須學取

和柔章第十一

處家之法婦女雖能以和為貴孝順為先翁姑有責曾
如不曾姑嫜有責聞如不聞上房下戶子姪團圓是非
休習長短休爭從來家醜不出外傳東隣西舍禮數周

全往來賀問款曲盤旋一茶一水笑語忻然當說便說
當行則行間是間非不入我門莫學愚婦不問根源穢
言汚語觸突尊賢奉勸女子量後思前

守節章第十二

古來賢婦九烈三貞名標青史傳到而今後生莫學初
匪難行第一守節第二清貞有女在堂莫出閨庭有客
在戶莫出廳堂不異私語莫起淫言黃昏來往秉燭擊
燈暗中出入恐惹不情一行有失百行無成夫妻結髮

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守志堅心保
家持業整頓墳塋有生有死一命所同此篇論語談盡
題容後人依此日月相逢切須記取不可朦朧若依斯
言享福無窮

--	--	--	--	--	--	--	--

女誡 曹昭

序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
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
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
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
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
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
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

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問作女誠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

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
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
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
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
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

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

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黷媾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

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之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

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映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

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
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
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
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
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
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

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於內離則惡揚於外必然

之執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
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微美顯章而
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隣休光
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
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
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耻辱集
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

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
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
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女範 胡氏

內則曰婦事姑舅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緹笄總
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履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
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
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
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
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緹拂髦總
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

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父母姑舅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餽莫之敢飲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嘖噫嚏咳欠伸跛倚睨視不敢唾涕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操褻
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涕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
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少事長賤事貴共帥
時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
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
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
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

後與之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
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
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
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叅知而後動可
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
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
疾不取喪父女子不取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

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胡安定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每歲畜蠶主母分給蠶種與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成熟時却就蠶屋上箔須令子弟直宿以防風燭所得之

蠶繭當聚一處抽繅更預先抄寫各房所蓄多寡之數照什一之汰賞之

諸婦每歲公堂於九月俵散木綿使成布匹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買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住其衣資不給有能依期登數者照什一之汰賞之其事並係羞服長主之

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見

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入會眾罰其夫
主母不拘婦人親族有為僧道者不許往來

索采曰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氣蓋
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
娌皆假合強為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義於
脩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垂
變生矣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間鬪婢妾愚賤

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識為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為婢妾者方洋洋得志

說郭卷七十下